

Lv Hen

履痕

采摘的乐趣

□刘云燕

烈日下的玉蜀黍

□寇俊杰

玉蜀黍是我们家乡人对玉米的惯用叫法,就像我回到家乡他们都叫我小名一样。

在五谷杂粮中,玉蜀黍也应当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庄稼了吧!我惊叹于它植株的高大和生命的短暂。一百天左右就长到两米多的高度(实际上它的生长期更短),平均每天都要长两厘米多,这应该算是一种很快的生长速度,况且它的生命周期从六月初到九月底,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,从这一点说,烈日下的玉蜀黍——值得称赞!

玉蜀黍都是成片生长的,在夏季的庄稼地里,它永远都是主力军——也确实像主力军——不但一身绿军装,而且头顶的“天线”像是古代将军头盔上的穗子,腰中的棒子像是手榴弹,腰杆笔挺,英姿飒爽!

玉蜀黍也许是太普通了,往往让人视而不见,所以古往今来,赞美它的诗词远远没有赞美苍松翠柏、牡丹荷花的多,更别说和梅兰竹菊相比了,但是玉蜀黍的贡献却要比它们大得多——玉蜀黍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,那些活跃在文学家笔端的风花雪月一般的植物能有这样的贡献吗?民以食为天啊!梅兰竹菊没有这样的作用。

很多孩子背得第一首诗恐怕都是《锄禾》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在我的想像里,仿佛烈日下,只有玉蜀黍和锄禾的老农站在那里,一个为了生存而流汗,一个为了贡献而生长。这时候,它们都很伟大,辛勤劳作、生养我们的父辈自不必说,但在烈日下努力生长的庄稼们不也是值得称赞吗?没有它们不惧酷暑、顶风冒雨的生长,何以有我们人类一代代的繁衍生息呢?

父亲老了,庄稼活自然由我接了过来。我去地里浇玉蜀黍的时候,正是烈日当头的正午,我不想去,可是父亲说:“玉蜀黍也在地里晒着呢!”我扛上铁锹,走到地里,玉蜀黍已长得和我差不多高。我在地里穿梭,玉蜀黍的叶子不时扫过我的脸庞和裸露的胳膊,不一会儿,脸上、胳膊上就留下了一道道红色的痕迹,汗水一蜇,火辣辣地疼。可见,要想把庄稼种好,绝不仅仅是“汗滴禾下土”。

浇完了地,看着玉蜀黍原来低垂的叶子变得精神起来,在风中哗哗响动,让我也感到精神倍增——今年丰收有希望了啊!我想起父亲怕我偷懒种不好庄稼,就对我说:“我死后,你就把我埋进庄稼地里,让我看着庄稼,看着你,你要种不好庄稼,就别来见我!”

永远忘不了臧克家那首著名的《三代》:“孩子,在土里洗澡 爸爸,在土里流汗 爷爷,在土里葬埋。”人如此,难道庄稼不也是这样吗?

在烈日下,一茬茬的玉蜀黍和一辈辈的庄稼人,没有区别……

每个人都有个田园梦,不愿意迷失在城市的森林中,失去与自然的亲密。那么,采摘就是最放松、最舒适的休闲了。

我喜欢每到周末,回到自己的乡下小屋,在小小的院子里,收获满满的幸福。婆婆是个种菜的好手,那些蔬菜种子到了她的手里,似乎都会昂扬勃发,郁郁葱葱。

夏日里,每每回到小院子,我第一件事就是拎上个小小的篮子,采摘去。栅栏旁是婆婆种下的小番茄,此时正像一个个小灯笼般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我搬来一把小椅子,小心翼翼地采摘那些红色如玛瑙般的果实。小番茄多是一串一串的,有的一串都已经红透了,有的还夹杂着几个青色的小果子。我需要仔细辨别,小心采摘。采摘时分,可以闻得到番茄发出的淡淡香气,新鲜叶子的味道。有的小番茄格外淘气,像是和我玩捉迷藏的游戏,需要我不断地调整视线,才可以看到藏在叶子后面的它们。如果不小心错过了,它们就会长得过熟,终有一天,“叭”地一声掉在

地上,软得再也拿不起来,那就太可惜了。我上上下下地寻找着红色的番茄,不多时就装了满满的小半篮。清水冲一下,吃一个,那酸酸甜甜的滋味,简直是人间美味。

婆婆在院子的一角,种上了长豆角。我最喜欢长豆角的花朵,每次开放时,都像是一只只翩然起舞的紫蝴蝶,漂亮极了。在整齐的架子上,那些顽强的藤蔓努力攀爬,进而长出了如姑娘长发般的长豆角。我每次都打量着那些长长的豆角,判断着哪些已经足够老了,必须摘下来。而哪些还有点细,可以再生长一阵子。每次的三下两下,就能摘下一小筐,随意地煮一煮,就能拌着麻酱吃,特别香。我不太喜欢摘黄瓜,黄瓜看上去嫩生生的,顶花带刺,样子似乎柔嫩嫩的。当你去摘它时,先会被尖尖的小刺儿扎一下,让人顿生不爽。

院子里,婆婆搭了一个高高的天棚,那些瓜瓜果果就找到了生存的“美宅”。

它们将重重的瓜长在架子顶上,仿佛是可以号令天下的“大将军”。圆圆滚滚的身材,这边一个南瓜,那边一个北瓜。至于丝瓜,那更是爬得高高的,正灿烂地开着金黄色的花朵,等待着丝瓜越长越大。到了采摘时分,我们要有足够的力气,才能登着梯子,把那些憨憨笨笨的瓜摘回家。

在乡下小屋不远处,有一处池塘。每到夏天,都开满了漂亮的荷花。每到傍晚,我喜欢和爱人去赏花采莲。爱人从小生长在水乡,特别喜欢莲子的味道。他每次见了莲蓬,都会有些莫名的兴奋。然后伸长胳膊,去采摘几个莲蓬下来,细细地摘下莲子,非要让我尝尝。我尝一个,感觉清凉微苦,像是咀嚼了一份古雅。一边吃着莲子,一边赏着荷花,看着水塘里的游鱼,感觉,手中的莲蓬也代表了一份夏日的滋味。

采摘的乐趣,就是我和那些瓜果蔬菜发生了最亲密的接触。在田园中,做一个自由而快乐的闲人……



《夏牧场的暑假》

蓖麻

□路来森

蓖麻的叶,真大,大如桐叶。只不过梧桐的叶是圆形的,而蓖麻的叶是裂缺的,裂缺也好,更具备一种参差之美,摇摇曳曳的,像许多飘逸的绿色蝴蝶,一只只大大的绿蝴蝶。

落雨了,只要雨不大,即可采一朵蓖麻叶,顶在头顶上,晃晃悠悠地回家去。一个人,这样行走着,就像一片雨中行走的荷。

蓖麻叶,也似荷叶。

都绿,浓碧的绿。荷叶,有一种淡淡的水清香;蓖麻叶却没有,不过,也有一种味道,涩涩的,怪怪的,很难说。

蓖麻,火辣,随意点下一粒种子,它就能长成一棵婆婆的蓖麻树,真的,枝枝杈杈,很像一棵树。乡下人,似乎很少拿出大片的土地栽植蓖麻,大多是将其种植于田头、地脚,丘陵薄地,或者,就干脆植于土路边、篱笆旁。

春天,点下一粒粒蓖麻籽,进入夏天,

就开枝散叶,葳蕤成一树了。此时,枝杈间,就次第生长出一串串花穗。穗杆是中心,围绕穗杆,由下至上,蓖麻花环绕着,渐次开放。

花不大,紫红色或者嫩黄色,毛绒绒的,一“球”,一“球”。紫红色的,也嫩,是一种嫩嫩的紫红,仿佛哪一位女子,一不小心,把胭脂的色彩调深了。嫩黄色的黄,自不待说,真是“嫩”,呵气即破,嫩出一份浅浅流溢的感觉。

花谢了,就长出蓖麻球。最初的色彩,是嫩青色的,渐老渐熟,色彩就呈现出深青色,一种厚重的深青色,熟到一定程度,蓖麻球干成白灰色,甚至于自爆,一裂为三瓣、四瓣,露出布满花纹的滑溜溜的蓖麻籽。不过,无须担心,蓖麻籽是掉不出来的,因为爆裂的蓖麻球,仍有一层翅膜,将蓖麻籽“锁”住。

蓖麻球上,布满了刺;嫩时,刺是软的,有一种肉肉的质感;成熟干枯的刺,却

是极硬,一不小心,会扎到人的手。

蓖麻的枝干,生长到一定程度,就会木质化。木质化的枝干,能承担住一个孩童的身体。所以,那个时候,我们做游戏,就常常隐藏在蓖麻棵中。攀爬到一棵蓖麻的枝杈上,被大而绿的蓖麻叶遮蔽住,很是有一份隐秘的快感。不做游戏,也会坐到一棵蓖麻的枝杈间,就是为了“好玩”。夏日天热,一个小人儿,坐到一棵蓖麻的枝杈上,身体就完全被蓖麻叶遮住了,风来树摇,既凉爽又自在,颇为逍遥。

蓖麻棵被收割后,将蓖麻球晒干,搓碎,就只剩下蓖麻籽。蓖麻籽,我们那儿也叫“蓖麻仁”。“蓖麻仁”,这名字真好,杏仁、桃仁、蓖麻仁,都是里面有一颗饱满的“仁”的。晒干的蓖麻仁,好看,硬朗朗、圆溜溜,滑润润,表皮还布满了疏密相间的花纹,感觉“风景如画”,且很有质感,粒粒如珍珠。

我觉得,没有一种果仁,能像蓖麻仁那样美了。